

好光景，一村连着一村

马 涌

逐梦

走进美丽乡村

初夏，行走于浙江衢州的村庄间，倍感绿意升腾，生机涌动。

20年前，“千村示范、万村整治”的口号，响彻之江大地。今天，接续的耕耘已化作甜果，点缀乡野。走过一村又一村，等待我的是一个又一个蕴着时光芬芳的故事……



①

看到大头村农家乐开业后的火爆光景，也都纷纷改变想法。乡村旅游的发展，加上新农村建设的投入，让大头村的面貌焕然一新。

如今的大头村，除农家乐之外，高端民宿也做得有声有色。漫步村中，村道蜿蜒整洁，渠里水声清越，千年银杏投下阴凉，掩映着古意盎然的房子，推门而入，却是一派清新整洁的现代装潢，古朴与时尚，乡野与舒适，直叫人问今夕何夕……

而黄土岭，如今也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旅游地。经过村庄合并后，新的村名更加优美响亮——桃源村。

竹海微澜，清溪欢唱。70多家农家乐，1700多个床位，“桃源”里盛开的不仅远方客人开心的笑脸，更是一方乡亲殷实幸福的生活……

二

早上，送走去工作的丈夫和上学的女儿，家住上洋村的小马开始了一天的忙碌：收拾房子，照顾儿子……4口人，4间房，每天的家务不少。有时，也要帮丈夫联系点生意上的事。

偶有闲暇，她会去菜地，侍弄一下种的菜，再拔一些做晚饭。她穿村而过，村民们笑着跟她打招呼：“胖媳妇，去菜地啊？”——胖墩，是村里人给她儿子起的小名。她也笑着应着。

到菜地的路，她很熟悉。毕竟，她在这里已经生活了10多年，女儿和儿子都在这里长大。

其实，她并不是上洋村人，而是这里的“房客”。这一方菜地，也是从村集体租来的。但对她，尤其是对她在上洋村“土生土长”的一双儿女来说，这里跟家乡似乎已没有区别。这种几年、十几年的长租户，在上洋村还有很多。

柯城区花园街道上洋村，一个村集体经营性年收入超千万万元的富裕村，一个外来常住人口比本村人口还多的村。上洋村的蝶变，也始于“千万工程”启动的2003年。

上洋村的底子不算好。村里的传统产业是种柑橘，但品种老、销路一般，辛苦一年，收入平平。产业不兴，村集体经济薄弱，只靠一点房租，一年只有几千元收入。2003年，大型专业市场落户上洋村附近。村两委抓住机会，利用集体经济办起仓储库房，获得第一桶金。再通过不断建设、招商、投资，扩大集体经济，终于达到了今天的规模。小马和丈夫，正是背靠专业市场，在这里做装修美缝，一干好多年。

听起来，上洋村的发展似乎是一条坦途。但纵有“天时地利”，“人和”也不可或缺。村集体办仓储，如何获得村民支持？专业市场带来大量流动人口，如何管理？集体经济收益颇丰，如何分配？桩桩不容易。

这些问题，或许可以从一个地方找到答案。在上洋村，有个其他地方难得一见的场所：村民约馆。这里展示了我国一些地区村规民约的发展历程，但最吸引人的，还是上洋村自己的村规民约。

1992年，上洋村就制定了第一版村规民约，至今已“迭代”到第十版。翻开上洋村的村规民约，一个字：细。从村庄集体经济发展的大事，到使用公勺公筷这样的细节，无不涉及；村集体为不同年龄老人报销医药费的不同比例，村民婚丧嫁娶从村集体中能得到的补贴，精确到具体数字。

村规民约的产生和修订，同样不含糊。从一开始的村民代表表决，到现在的逐户表决，越来越多的村民参与其中；村规修订表决票回收后全部存档，有据可查。

村规民约一版又一版，不仅规范了村里生活的方方面面，更让村民们养成了按章办事、依规表决的习惯。村里有了公认的“理”，许多事情，一通百通。

村两委决定发展仓储产业之初，很多村民不支持，议论纷纷：“村里有几个本钱，敢做这么大生意？”“仓储能赚啥钱？不如盖门市房。”面对质疑，村两委为村民起草了一份详尽的“可行性报告”。为什么能赚钱，风险怎

么担，政府怎么支持，多少商户有意向，一条条掰开、揉碎、讲透。干部坦诚相告，村民将心比心，方案在村民一轮轮热烈讨论中，前后打磨两个多月，表决通过。

集体赚了钱，村民怎么分？在上洋村，当然还是商量表决，写入规章。权益、义务写得明白，矛盾误会自然少了许多。上洋村村民800多人，常住外来人口1000多人，平日里都是和和气气，一些长租户更是和村民亲如一家。小马至今还记得，她婆婆曾来这边短住。婆婆回老家后，上洋村的干部还找过小马好几次：“你婆婆过来没？她的疫苗该补种啦。要是最近不过来，一定让她在那边把针打了。”一番叮咛，说得小马心里暖洋洋。

现在的上洋村，党建引领，村民齐心，每年有分红，养老有补助，不少人家还有房租收入。为了避免土地撂荒，村两委将土地流转集中，一部分给种田大户集中经营，另一部分划分成块，分给村民种点菜，不为卖钱，只为吃口新鲜，小马这样的外来户也可租用。

站在菜地眺望，菜畦连绵，连接着远处碧绿的稻田，那是之前“插秧大赛”种下的。再往远看，高铁列车疾驰而过，稻田深处，几只白色水鸟振翅飞出……安宁有序，处处和谐。

三

郑根良画过很多画。可一张口，还是要先讲那一幅。

那是四五十年前了。村子附近闹虫害，政府派飞机过来喷药。郑根良听了，带上毛笔和纸，找了个视线好的山头，蹲守等候。

郑根良从小喜欢涂涂画画。不光是他，在他的家乡沟溪乡余东村，爱画画的人不少。余东是个“工匠村”，木匠、篾匠、绣工，都要懂点画画。村里的娃娃们有样学样，慢慢也就成了一项爱好。不过，除了“画着玩”消磨时间，没人想过更远。

那天，郑根良在山头等了许久，终于望见一架飞机飞来。青山，机翼，药液凌空飞逝，郑根良兴奋地提笔，将这情景画在纸上。他带着这幅画，请县文化馆的老师“指点”。老师看了很惊讶：“没想到，咱们村的农民创作热情这么高！”

当时的郑根良不懂什么叫“创作热情”，但之后的事却让他无比振奋：老师们决定，办一个农民美术创作学习班，邀请郑根良和伙伴们参加。

几十年时光倏忽。今天的郑根良，已是颇有名气的农民画家，不少作品被人高价购入、收藏。平日里外出画墙画，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。

而今天的余东，更是远近闻名的“农民画村”，村里师徒画家、兄弟画家、父女画家接连涌现，诞生了多位中国美协、浙江美协会会员。余东的名号也出现在了全国、全省美术比赛的领奖台，更有作品走出了国门。农民画成了村子的“金名片”，发展的“金钥匙”……

对郑根良来说，当年的学习班算得上是农民画创作的起点。而对余东村来说，半个世纪前的故事只是村子大发展的“序曲”。

学习班只能满足对知识的渴望，却解决不了生计问题。“土画家”们凭着质朴的热爱，白天扛锄头，晚上握画笔，创作的水平不断精进，创作的氛围也愈发浓厚。

进入新世纪，随着“千万工程”的推进，田野上的新鲜事越来越多。有美术学院在邻近乡村建写生基地，好山好水激发了学生们的创意，但他们也有不满足的地方：画画之余，想跟乡亲们聊聊，却没啥共同话题。有没有民间艺人可以交流座谈一下？需求报上去，区里的同志一下子想到了余东。

当时的余东村，已有了一批经常交流的“画家”，还组建了农民画创作协会。规模有了一点儿，但谈不上产业。大家画完了，互相



②

展示一下，点评一番，然后就拿回家挂起来。

谁能想到，突然会有美术院校的高材生过来交流？收到通知，大家七手八脚做准备。平时“画家”集会的狭小民房，仔细打扫，腾出空间。用来“交流”的作品，也都精挑细选，人家都是专业的，咱们也得拿出高水平！

交流当天，会场热闹非凡。学生和村民，“科班画家”和“农民画家”，不约而同地感慨“大开眼界”。最感慨的是区里来的同志：只知道余东村有人搞农民画，没想到村民的热情这么高，画得这么好！这农民画大有可为！借着“千万工程”的东风，区里很快做出决定，大力支持余东农民画，助力余东村实现新发展。

第二年，政府部门拨款，在余东村建起农民文化中心，农民画家们有了专门的交流、展示场所。市里为农民画办展览，进一步扩大影响。后来，在省里领导关怀下，画展更是办到省会杭州，现场人头攒动，农民画那源自乡土、热烈独特的艺术品格，令观者叹服。

余东农民画，名气打响了。但画画到底能不能当“营生”？义乌文博会，余东农民画设立展台，经受市场检验。惊喜的是，标价800元、1000元一张的画作，很快就销售一空。买家多是开饭店、农家乐的，“这农民画摆在我们店里，再合适不过！”文博会归来，农民画家们的腰杆子都挺直了不少，跟媳妇挥挥手里的钞票：你看看，谁说画画不挣钱、不养家？

农民画“变现”了，农民画家们赚钱了，但这距离“惠及全村的新产业”，还有不短的路。为此，各级政府没少花心思。

参加文博会能把画卖出去，那能不能把买家“请”进来？乡村旅游如火如荼，余东在上级政府部门支持下，也搞起“油菜花节”。油菜花不稀罕，但油菜花掩映下的画家村，丰富的文化活动、多彩的村舍墙画，就蛮新鲜了。一批批游客闻讯而来，不仅拉动农民画销售，还带动更多产业。村民肖美仙，原本在上海做水果生意，现在回村带着10多名农村妇女经营小吃“妈妈饼”，人均年增收2万元。她不是画家，但对农民画感情不浅：“要不是‘画家’们把客人吸引来，我的生意哪能做得这么好？”

“卖画”的方式，也不断推陈出新。从原来的一张一张卖，到现在与丝绸、瓷器“联名设计”，通过网络销售“数字藏品”，与企业合作，以农民画版权入股获得分红……政府部门关注、扶植不断，余东发展农民画产业的新点子层出不穷，路子越走越宽。

梦想照进现实，现实照进艺术。今天的余东农民画里，新题材越来越多：高铁、无人机、美丽乡村……杭州亚运会将近，余东村的农民画家们还特意创作了一幅长卷，捐赠给杭州亚组委。

回头望去，我在这片土地上一路所见所闻，不也是一幅绿色发展、产业兴村的长卷吗？这长卷串起一个又一个蓬勃向上的村庄，好故事一个接着一个，好光景一村连着一村……

图①：余东村的墙画。衢州市柯城区委宣传部供图
图②：上洋村的稻田。马涌摄
图③：桃源村鸟瞰。卫萌萌摄
版式设计：张丹峰



我与一座城

桃花山下的小城

李万军

六枝特区位于贵州省西部、六盘水市东部。这是一座山中之城、凉爽之城，也是一座火车拉来的城市。

上世纪80年代后期，我从六枝特区乡村考入六盘水市卫生学校就读，学校就在六枝特区郊区。

从乡村来到城市，我对一切都充满了好奇。尤其是学校旁边的六盘水煤矿机械厂，每日都热火朝天地忙碌着。周边的六枝地宗矿、四角田矿等，不停地涌出黑黑的煤炭，那散发着的煤烟味让我难忘。

3年的学习时光，小城的来龙去脉、大体轮廓在我脑海里逐渐清晰起来。

1966年2月，六枝特区成立。当时正是六枝三线建设如火如荼的时期。从各地来的建设者们在这个山昏月明，饿了啃馒头、渴了喝山泉水，困了睡草席，硬是把深藏在大山中的一块块“乌金”抠了出来，通过火车源源不断地送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。火车把这里的煤炭拉了出去，也带动了小城的发展。

记得读卫校时，一到周末我和同学便喜欢去城区的街心花园闲逛。街心花园离学校四五公里，我们不想坐公交车，因为公交车只有一条经过小城主街的线路，不仅车少，而且走走停停。我们喜欢沿着从煤机厂插到城边的一条水沟行走。水沟不深，潺潺流淌，有时我们还会坐在沟边洗手、擦擦鞋。

街心花园中间立着一尊煤矿工人雕塑。我在雕塑下照过相，一心想把自己融入雕塑里，融入小城中。北边有个电影院。东边不远处是新华书店，人们聚精会神看书的模样，是小城最美的风景。新华书店对面是六枝矿务局家属区，连接着六枝矿务局机关驻地。往前再走几百米是六枝特区人民医院。从街心花园到人民医院，六枝矿务局门前是必经之地。看着漂亮的办公楼，我们常常心生羡慕。

除了街心花园，城中名桃花山也是我们爱去的地方。桃花山离街心花园不远。山下是一池湖水桃花湖，湖水旁是贵烟路。在桃花山脚湖与山相接处有一个石灰岩天然洞穴，虽看起来普通，里面却发现了新石器时代遗物和旧石器时代晚期遗物。

卫校毕业后，我分配到六枝特区牛场乡医院。直到2000年借调六枝特区报社工作，才又回到城里。离开小城近10年，小城已经变了模样。原先仅有一条主街道贵烟路，后来又增加了笔直的那平路，宽敞的路面两旁是鳞次栉比的楼房，楼房下全是摆着琳琅满目商品的店铺。

身为小城一分子，总希望小城越变越美、越变越好。近些年来，小城又增加了南环大道长街，城区交通越来越便利。这个以前远行仅靠火车的城市，现在已经有几条高速公路经过。安六城际高铁则进一步缩短了小城与远方的距离。如今小城的人们坐上高铁、开着小车，就能到达想去的地方。

那些城里小区原先围着堵着的胡同，如今变得整洁明亮。街道种上了桂花树，一到秋天，整个小城花香四溢。城区建起了多个主题公园，人们有了更多休闲和锻炼的地方。新广场和休闲广场是小城的闹市区，常常有市民在这里唱歌跳舞。广场的一边是烧烤街区，夜晚的时候小城的人们爱在那儿一边喝着啤酒、一边吃炒锅铲饭。人们享受着惬意的小城生活，聊着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期许。

我读书时常走的那条小沟已演变成了六枝河。河水低吟浅唱，向岸上的行人诉说着往昔的峥嵘岁月。每到夜幕降临，岸边的灯火织成一条绚丽的彩带，人们在灯光下沿着河岸散步，让晚风拂去一天的疲惫。

现在，如果有外地人来六枝，小城人常常喜欢带他们去这几个地方：小城西边的六枝特区生态博物馆，那里展示着独特的服饰头饰、手工技艺、民间习俗等；城区内的六枝记忆、三线建设博物馆，那里有六枝特区三线建设时期的历史记忆；还有南面的群鹤江，那里有夜郎文化的精髓。另外，还可以去岩脚古镇、郎岱古镇感受古镇的魅力。

近年来，六枝特区依托丰富的煤炭资源，推进煤矿机械化智能化建设，推动煤炭产业结构调整，大力发展“煤电锂、煤焦氢、煤电材、煤焦化”四大产业链条集群。这寄托着小城人的希望。

站在桃花山脚下，望着街心花园，那里正在隆隆地修建着地下商场。四周是高耸的楼宇。小城的變化日新月异，真让我有种梦幻般的感觉。



大地